

张中行作品系列

负暄琐话

张中行



中华书局

张中行作品系列

负暄琐话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负暄琐话/张中行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2.1
(张中行作品系列)

ISBN 978-7-101-08324-8

I. 负… II. 张…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7878 号

书 名 负暄琐话

著 者 张中行

丛 书 名 张中行作品系列

责任编辑 聂丽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frac{1}{8}$ 插页 8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324-8

定 价 29.00 元

出版说明

张中行先生著作“负暄”三种，为：《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及《负暄三话》。书以“负暄”名之，取“晒太阳闲话”之意。

《负暄琐话》作于 80 年代前期，所记多为 30 年代初北京大学旧人旧事以及发生在作者身边的趣闻轶事，其中不乏对当年学界风云人物种种风范的记录。1986 年出版。

1988 年秋日起，作者又将陆续写就的辜鸿铭、张庆桐等五十余篇，集为《负暄续话》，于 1990 年出版。

其后，此类文积稿渐多，集为《负暄三话》，与《琐话》、《续话》相类，于 1994 年出版。

三书面世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被誉为“当代的《世说新语》”。

此次重版，秉持小而精、易于收藏的原则，改进了书籍的

开本和装帧方式;为保持作品原貌,仅改正原版的个别排校错误。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2年1月

序 (吕冀平)

中行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交往三十年，每相聚，上天下地，无所不谈，自以为相知不可谓泛泛。然而直到读了《负暄琐话》之后，我才仿佛看到了他的更深的一面。他博极群书，中土之外兼及西方，尤其在哲学方面，青年时期曾下大力气做过深入的探索；他兴趣广泛，举凡金石书画、文物骨董等等，都有过非同一般的钻研；他身历几个时代，备尝生途的艰辛。因此听他评说世事，谈论古今，臧否人物，总是使我开眼界，受启迪，深深地叹服。不过，由于他出语冷峻，难得流露感情，我又一直觉得他只是在客观地，甚至是漠然地剖析这个大千世界，而从不为这个世界所动。他似乎是一个超然的观察家，一个宁静的学者。三十多年当中，他除了与工作（严格说来这工作并非他真正的专业）相联系的著述之外，没有写过他应该写的东西。我常常想，这可能就同他的“漠然”有

关吧？现在，《琐话》纠正了我这个想法。记得刘知几说过，知人论世要具备三个条件：才，学，识。这可以算是至理名言。其实不光是搞史，做任何学问都不能缺少这些条件。但是《琐话》的出现使我感到还应该再加上一个，那就是“情”——对人间的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情是一种动力。没有这种动力，即使是卓荦超群之士，他的才、学、识也将蒙上灰尘。看来中行先生并未忘情，他被这动力推着，在古稀之年还孜孜矻矻手不停书，面对人间说他真正想说的话。

《琐话》六十餘则，以谈人物为主。人物中有赫赫的学界名流，也有虽非名流却颇可一述的奇士。相同的是，他们全都可入现代的《世说新语》。通篇思想之淳厚，文字之精美，不需要我来赞一辞。这里只想说一点，就是作者对他所谈的人和事倾注了那么深沉的感情，而表现出来的却又是那样的冲淡隽永。我们常常能够从这冲淡隽永中咀嚼出一种苦味，连不时出现的幽默里也有这种苦味。这苦味大概是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也是对未来的人、未来的事虔诚而殷切的期待。中行先生说他的《琐话》是当作诗和史来写的，这种苦味也许就是最好的说明。

三十多年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单颜色的，而且是剑拔弩张的文章实在太多了。近几年大有好转，但是平心而论，朴实清淡，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咀嚼，并从中获得价值观念上

的教益和艺术欣赏上的享受的文章，毕竟还嫌太少。我们相信，《琐话》将会使读者得到这两方面的满足。

承中行先生惠寄原稿，使我有幸先睹为快。先生并嘱为序，我不揣谫陋，谨述感受如上。

1985年8月10日

目 录

序（吕冀平）	1
一 小引	1
二 章太炎	4
三 黄晦闻	7
四 马幼渔	12
五 马一浮	16
六 邓之诚	20
七 林宰平	25
八 熊十力	30
九 马叙伦	36
一〇 胡博士	41
一一 苦雨斋一二	46
一二 刘半农	53

一三	刘叔雅	58
一四	朱自清	62
一五	温源宁	67
一六	杨丙辰	72
一七	顾羨季	76
一八	周叔迦	83
一九	魏建功	87
二〇	废名	91
二一	孙以悌	95
二二	叶恭绰	99
二三	张伯驹	107
二四	红楼点滴一	111
二五	红楼点滴二	115
二六	红楼点滴三	119
二七	红楼点滴四	124
二八	红楼点滴五	128
二九	沙滩的住	132
三〇	沙滩的吃	137
三一	归懋仪	141
三二	张纶英	146

三三	三蕨香	150
三四	玉井女史	155
三五	庆珍	159
三六	王门汲碎	162
三七	刘舅爷	168
三八	张效彬	173
三九	邓念观	178
四〇	魏善忱	182
四一	金禹民	186
四二	刘佛谛	191
四三	银闸人物	195
四四	东谢西谢	199
四五	家乡三李	204
四六	崇效寺	209
四七	广化寺	213
四八	香冢	218
四九	鬼市	221
五〇	宫闱手迹	225
五一	名迹捉影	230
五二	圆明园劫灰	236

五三	神异拾零	241
五四	中国旅行剧团	245
五五	韩世昌	248
五六	余派遗音	252
五七	东安市场	257
五八	由旧书想起的	262
五九	砚田肥瘠	267
六〇	信而好古之类	273
六一	早期的烤肉	278
六二	大酒缸	282
六三	东来顺	286
六四	尾声	290
骥尾篇	（周汝昌）	294

一 小引

年轻时候读《论语》，看到《子罕》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话，就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走入同一河流”的名言。那所得的是知识，因为自己年富力强，所以感伤之情还没有机缘闯进来。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有时想到“逝者如斯”的意思，知识已成为老生常谈，无可吟味，旋转在心里的常是伤逝之情。华年远去，一事无成，真不免有烟消火灭的怅惘。

可惜的是并没有消灭净尽，还留有记忆。所谓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影子中有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老了，有时也想到三不朽。可是惭愧，立德，谈何容易；立功，已无投笔从戎的勇气；立言，没有什么值得藏之名山的精思妙意。或者损之又损，随波逐流？可惜连

挤满年轻人的园林街市也无力去凑热闹。那么，还食息于人间，怎么消磨长日？左思右想，似乎可做的只有早春晚秋，坐在向阳的篱下，同也坐在篱下的老朽们，或年不老而愿意听旧事的人们，谈谈记忆中的一些影子。

影子的内涵很杂，数量不少，这里抄存的是与上面所说之“境”有关的一点点。选这一点点，是考虑到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可感，就是昔日曾经使我感动或至少是感兴趣，今天想到仍然有些怀念的。二是可传，就是让来者知道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逝者如斯，长生、驻景都是幻想，永垂不朽只能存于来者的感知里。遗憾的是存于来者感知里的数量太少了，尤其是不曾腾达之士。《史记·伯夷列传》末尾有这样的话：“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由太史公到现在，又两千年过去了，“名堙灭而不称”的真是不可数计了。我，笔拙言轻，但希望是奢的，就是很愿意由于篱下的闲谈，有点点的人和事还能存于有些人的感知里。

这样，当作玩笑话说，我这些琐话，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琐屑，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自然，就读者诸君说就未必是这样，因为时间空间都隔得远，他们会感到，作为诗，味道太薄，作为史，分量太轻。那么，古人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设想有的人有时也许一人枯坐

萧斋，求博弈不得，那就以此代替博弈，或者不是毫无用处的吧。

一九八四年四月

二 章太炎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

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琐细者如新闻记者所写。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一九三二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